



高爾基選集

人 撞 莽

周 圍 譯

上 雜 出 版 社



譯者的話

本書中的五個短篇小說是從三個不同的英譯高爾基作品集(Selected Works, Vol. I; Through Russia; Orloff and his Wife)中譯出的。在翻譯公墓一篇時，曾參照俄文本高爾基三十卷集，發現英譯本與原文出入很大，譯完後隨請吾師冒效魯先生根據俄文本校閱一遍，字句上有很多改動，段落上也有個別刪增，所以現在的這篇譯文，與其說是忠實於英譯本，倒不如說是忠實於俄文本。這是應該對讀者說明和向冒先生致謝的。

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四日

目次

瑪爾娃.....	一
一個女人.....	一〇一
馬奔之刑.....	一六七
公墓.....	一七一
莽撞人.....	二〇三

瑪爾娃

大海——在笑着。

輕柔悶熱的微風吹得大海抖索起來，它的上面蒙着一條條細小的波紋，燦爛奪目的反射着太陽的光芒，又以千百副笑容，對蔚藍的天空微笑了。飛濺着的波浪一個跟着一個奔向沙岸的傾斜的海灘，它們那歡樂的聲音，在大海和天空之間遼闊的領域裏鳴響着。這些飛濺着的波浪和太陽的閃耀被海上千萬條波紋反映着，和諧地溶合成一種源源不絕的運動，這運動充滿了活力和歡欣。太陽是快活的，因為它在放射光芒；大海也是快活的——因為它反映了太陽的笑嘻嘻的亮光。

風親暱地撫摸大海的滑潤的懷抱，太陽用灼熱的光芒溫暖着它，大海在這些柔和的愛撫之下，夢囈般地嘆息着，把一種帶鹹味兒的芳香充溢在熱烘烘的空氣裏。淡綠色的波浪濺到黃色的海灘上，把白色的泡沫潑了上去，那泡沫帶着一聲輕柔的歎息消散在炕

熱的沙子上，使沙子濕潤了。

狹長的沙岸，看來像是一座無限高大的寶塔，從岸上倒到海裏。它那細長的塔尖，戳到耀眼的、無邊無際的海水裏，塔基消失在遙遠的、遮着大陸的熱霧中；風從大陸上吹來一種討厭的氣味，這氣味，在潔淨的大海中央，在天空的淺藍色的籠罩下，是煩人的，是難以解釋的。

在鋪蓋着魚鱗的海灘上，一張魚網懸掛在插入地下的杵子上，它在沙礫上映出一個蜘蛛網似的陰影。幾隻大船和一隻小船排成一隊，停在那兒；奔跑在海灘上的波浪似乎跟它們打招呼。鈎篙、槳、籃子和木桶零亂地堆放着，在這些東西的中間，有一間柳枝和蘆葦築成的茅屋，上面用草蓆遮蓋着。這間茅屋的門前，一雙氈靴掛在兩根疙疙瘩瘩的棍子上，靴底朝天。一根高高的桅桿矗立在這一團亂糟糟的東西的上空，一面紅旗在桿頂上迎風飄揚。

法西里·列高斯特耶夫躺在一隻船的陰涼裏，他是這個沙岸上的看守人，而這個沙岸，就是葛利濱喜奇考夫漁場的前哨。法西里肚子朝下躺在那兒，用兩個手掌托着下巴，眺望着遼遠的大海，眺望着隱約可見的大陸上的那道海岸。他的眼光盯在水面上—

個微小的黑色斑點上；他帶着無限愉快注視着那個越來越近越變越大的斑點。

他眯縫着眼睛，以抵禦水裏反射出來的炫耀的陽光；他滿意地笑了——這是瑪爾娃來了！她將要來了，將要大笑，她的乳房呀，將要迷人地抖動。她會用她那圓圓的柔軟的胳膊擁抱他，跟他親個足以驚動海鷗的響嘴，並且把岸上的新聞一五一十地告訴他。他們將要一塊兒做些非常好吃的魚肉小吃，喝伏特加，伸手攤腳地躺在沙礫上，談天，互相撫摸，而且等到黃昏降臨的時候，他們將要燒茶，配着美味的麵包圈喝茶，然後睡覺……這是每個星期日和假日的常事。大清早，像往常一樣，在清新的晨曦籠罩之下，他將要橫渡平靜而瞠睡的大海，領着她到大陸上去。她坐在船尾上打瞌睡；他一面划船，一面瞅着她。在這種時候，她的樣子多麼俏皮啊，俏皮而又可愛，像一隻肥胖的小貓兒。說不定她會從座位上滑下去，溜到船底上，蜷縮起來，墜入甜蜜的夢鄉。她老是那樣……

那一天，就連海鷗都熱得昏昏沉沉的了。有幾隻棲在沙地上排成一行，垂下翅膀，張開嘴巴；另外幾隻在波浪上懶洋洋地浮動着，一聲不響，停止了牠們那習慣性的搜捕行動。

法西里似乎覺得，在船上，在瑪爾娃的身旁，另外還有一個人。難道賽里奧茲卡又跟她勾搭到一塊兒了嗎？法西里在沙地上沉重地翻個身，坐起來，用一隻手打着眼罩，焦急地望着大海，想弄清楚船上那個人到底是誰。瑪爾娃坐在船尾上掌着舵。划槳的那個人並不是賽里奧茲卡。很顯然，他划槳並不拿手。要是賽里奧茲卡跟她在一塊兒，那麼瑪爾娃，就用不着掌舵了。

「啊吼！」法西里不耐煩地喊道。

這聲喊叫驚動了沙地上的海鷗，牠們站了起來，驚懼地待在那兒防備着。

「啊——吼——吼！」瑪爾娃那鈴兒般的聲音從船上傳過來。

「跟你一塊兒的是誰呀？」

傳來一陣笑聲代替了回答。

「母夜叉！」法西里嘟嚕道，不出聲地詛咒着，嫌惡地吐了一口吐沫。

他急得要命，想知道跟瑪爾娃一塊兒坐在船上的那個人是誰。他一面搓着一根紙烟，一面關心地望着那個槳手的脖子和脊背。他能清楚地聽見木槳攪水的潑濺聲；沙子在他的光脚下礫礫地響着。

「跟你在一塊兒的是誰呀？」他喊道，當他看見瑪爾娃美麗的臉上那副奇怪而陌生的笑容時。

「等着瞧吧！」她帶着一陣大笑應聲喊道。

槳手朝着海灘轉過臉來，望望法西里，也大笑了。

看守人皺起眉頭，打算想一想這個陌生的人可能是誰。那人的臉好像很熟悉。

「使勁兒划呀！」瑪爾娃命令道。

波浪幾乎把船的半個身子推到海灘上了。船傾斜了；等波浪退到海裏的時候，船就牢穩地停了下來。槳手跳下船，說道：

「喂，爸爸！」

「雅考夫！」法西里用倒噎氣的聲音叫道，驚奇的感覺超過了高興的情緒。

爺兒倆擁抱起來，互相親着嘴，親了三次，親嘴唇，又親臉蛋兒。法西里臉上現出一副快活和窘迫的混合的表情。

「……我看了又看……心裏覺得癢楚楚的。我懷疑那是……那就是你啊？誰能想得到呢？開頭我當是賽里奧茲卡哩，後來發覺不是。弄了半天結果是你！」

法西里說話的時候，一隻手據着鬍子，另一隻手比劃着。他急着要看瑪爾娃，但是孩子的笑嘻嘻的眼睛盯着他臉上，那眼光弄得他心慌意亂。自己的兒子是這樣一個漂亮強壯的小伙子，他覺得滿意了，可是由於他的姘婦的在場，使他產生一種窘迫的情緒，破滅了他那滿意的感覺。他站在雅考夫的前面，兩隻腳輪流跳動，祇管一個連一個地提問題，也不等他回答。每件事情都在他的腦袋裏混做一團了。他幾乎嚇了一跳，當他聽見瑪爾娃嘲笑地說：

「別站在那兒高興得亂跳啦！領他到茅屋裏去，給他點兒東西吃吧！」

他朝她轉過身來。她的嘴唇上泛出一種嘲弄的微笑，以前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她這種笑法；而且她的全身——和往常一樣，圓圓的、軟軟的、柔嫩活潑——看來也有點兒不同了；樣子奇怪。她那綠盈盈的眼睛從父親身上轉向兒子，一面用她那細小的白牙齒噓着瓜子。雅考夫也笑迷迷地瞅着他們兩個；三個人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法西里覺得不大自在。

「好，馬上就去！」法西里忽然說道，動身向茅屋那兒走去了。

「你們到屋子裏去吧，我去弄點兒水……我們做點兒魚肉小吃……我來給你做點兒

魚肉小吃，雅考夫，那種小吃你從來沒有吃過！嗯，你們兩個舒舒服坦地歇歇吧。我馬上就回來。」

他從茅屋旁邊提起一隻水壺，輕快地向魚網那邊走去，不一會兒，他就給魚網的灰色摺層遮住了。

瑪爾娃和雅考夫往茅屋走去。

「到了，漂亮的孩子！我已經把你帶到你父親這兒了！」瑪爾娃說，斜睨着雅考夫的堅強的身軀，腮邊上長着短短的褐色鬍鬚子的臉，以及他那發光的眼睛。

「是啊，我們已經到這兒了，」他回答道，熱情地向她轉過臉來。「這兒多好啊！有大海，不好嗎！」

「是的，這是一個寬闊的大海……喂，你的爸爸老得多了吧？」

「不，並不太老。我所想像的他，頭髮要蒼白得多呢。可是他祇有很少的幾根白頭髮……他看來多麼筋強力壯啊！」

「你說說吧，你多長時間沒有看見他了？」

「五年光景，我想……自從他離開家鄉。那時候我快交十七歲……。」

他們走進茅屋。那兒很悶氣，地上鋪的樹皮蓆子發散着魚腥味兒。他們坐下來——雅考夫坐在一根粗樹樁上，瑪爾娃坐在一堆麻袋上。他們中間，有一個攔腰鋸開的木桶，底朝天倒扣在那兒，當做一張桌子。他們坐在那兒，默默地互相注視着。

「噢……我不知道……我要能在這兒找個活幹，那才高興呢。」

「你一定能在這兒找到活兒，」瑪爾娃有把握地說，用她那綠盈盈的、曖昧地半閉着的眼睛察看他。

雅考夫的眼光撇開那女人，用他的布衫袖子擦了擦臉上的汗。她突然笑了。

「我想你媽一定囑託你問候爸爸，而且捎來一些訊息吧。」她說。

雅考夫蹙着她，皺起眉頭，簡短地回答道：

「當然囉……你幹嗎問這話？」

「噢，沒有什麼，」

雅考夫不喜歡那種笑——它那麼惹人討厭。他背過身去，想回憶母親囑咐他的事情。

他的母親曾經送他出來，送到村邊上。她靠在一道樹枝籬笆上，急促地眨着她那乾巴巴的眼睛，很快地說：

「雅沙●，告訴他……看在基督的面上，告訴他，他總算是做爸爸的啊……你娘孤零零的，告訴他……漫長的五年，她一直是孤零零的！告訴他，說你娘漸漸地老了！看在上帝的面上，千萬告訴他，雅沙！你的媽媽很快就變成老太婆了……她孤零零的，苦地幹活。看在基督的面上，告訴他啊！……」

她默默地哭了，把臉蒙在她的衣襟裏。

那時候，雅考夫並沒有感覺到替她難過，但是現在他可感覺到了。

他向瑪爾娃瞟了一眼，皺起眉頭。

「嗯，我來了！」法西里喊道，走進茅屋。一隻手拿着一條魚，另一隻手拿着一把刀子。

他已經擺脫了那種窘迫的情緒，把它深深地隱藏在心窩裏，這時候他十分鎮靜地望着他們兩個，不過他的動作顯露出一種平常沒有過的忙亂現象。

「我去生起火，然後再進來，我們好好談談，好吧，雅考夫？」他說。

說完那話，他又離開了茅屋。
瑪爾娃繼續噏着瓜子，非常不禮貌地瞋着雅考夫；而他呢，儘管很想看看她，却故意把眼睛避開她。

過了一會兒，沉寂漸漸逼着他，於是他說：

「噢，我的旅行袋丟在船上了。我要去把它拿來。」

他不慌不忙地站了起來，離開茅屋。不一會兒，法西里就進來了。他向瑪爾娃彎下腰去，用一種急迫而惱怒的聲調說：

「你幹嗎跟他一塊兒來呢？關於你，我對他怎麼說法呢？你跟我算是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橫豎我來了，就是這麼回事！」瑪爾娃簡短地回答道。

「噢，你呀……傻女人！現在我怎麼辦呢？當面告訴他嗎？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嗎？我家裏還有個老婆的呀！就是他的媽媽……你應當了解啊！」

「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？你當我怕他嗎？或者怕你嗎？」瑪爾娃睜着她那綠盈盈的眼睛，傲慢地質問道。「你在他的面前蹦蹦跳跳的，那副樣子多可笑哇！我差一點忍

不住要笑出來了。」

「也許你覺得可笑吧！但是我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早就應該考慮到啦！」

「我怎麼知道大海竟會這樣地把他湧到這海岸上呢？」

脚下沙子的礫礫聲告訴他們雅考夫的來臨，於是他們停止了談話。雅考夫帶進來一個輕輕的旅行袋，扔到角落裏，斜着眼睛惱怒地睨着那女人。

她津津有味地繼續嗑瓜子。法西里在樹樁上坐下來，用手掌搓着他的膝蓋兒，笑迷迷地說：

「噯，你來了……你怎麼會想上這兒來的呀？」

「噢，正像……我們寫信給你的……」

「什麼時候？我可從來沒有接到那封信呀！」

「是嗎？但是我們可真寫了……」

「信一定是給弄丟了，」法西里用沮喪的音調說。「該死！你看這是怎麼回事，呢？正好當你需要那封信的時候，偏偏就弄丟了！」

「那麼你就不知道家裏的情形嗎？」雅考夫問道，猜疑地瞅着他父親。

「我怎麼會知道呢？我沒有收到你們的信呀。」

於是雅考夫告訴他，他們的馬已經死了，他們存的糧食在二月初就光了，活兒也找不着，乾草也完了，牛快餓死了。他們苦苦熬到四月裏，才打定主意在黎過地以後，敦雅考夫去找他的父親，約摸能幹三個月的活兒，掙一點錢。他們把這個決定寫信告訴父親，這才賣了三隻羊，買了點糧食和乾草，於是……噁……他來了！

「就是這種情形，是嗎？」法西里嘆着氣說。「噁……可是……怎麼搞的呢？我給你們捎過一些錢呀，不是嗎？」

「不多，對吧？我們修補了屋子……打發瑪麗雅出嫁，我們花了一點……我們買了一具犁……噁，要知道你離家已經五年啦！」

「是——的！是——這樣啊！錢還不够嗎，你說？……嘿！魚肉小吃要冒出來了！」

法西里一面說着話，一面衝出茅屋。

法西里在火堆前面蹲下來，火上煮的魚肉小吃正在翻滾着，他心不在焉地撇着魚肉小吃上的泡沫，隨手把沫子潑到火裏。他沉思得出了神。雅考夫告訴他的事情，並不怎

麼感動他，然而他的內心裏，却泛起一種對於老婆和孩子的敵對情緒。在這五年裏，儘管他給他們掙回去一些錢，但是他們竟然教田地荒蕪了。要是瑪爾娃不在場，他一定要當面把雅考夫罵一頓。沒有得到他父親的允許，他竟有足够的才智離開家鄉，但是他卻沒有足夠的才智料理田地！當法西里在這兒過着自由舒服的生活時，他很少想起那些田地，這時候田地突然跳上了他的心頭，它像是一個無底洞，過去五年來他一直往裏面扔金錢，它像是他生活上的一種累贅，一種對他無用的東西。他用一隻湯匙攪拌着魚肉小吃，嘆氣。

細小的黃色火焰，在炫耀的太陽光裏顯得慘淡而微弱。一個個稀薄的藍色烟圈從火上伸延到海裏，去迎接浪花。法西里注視着那些飄烟，沉痛地思忖着：他的生活要變壞了，現在就要開始了；生活將不像以前那樣自由了。毫無疑問，雅考夫已經猜想到瑪爾娃是……

瑪爾娃坐在茅屋裏，用她那戲弄的、挑逗的眼光，始終含着微笑，迷惑着那個小伙子。

「我想你把一個愛人丟在家裏了吧，」她突然說道，直望着雅考夫的臉。